

第十六章 對中華民國之援助

既太少又太遲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遠東局勢發生真空，中美兩國官員俱甚憂慮。戰事結束，中共軍隊盤據華北，其所處戰略地位，較國民黨軍隊為優。紅軍目的志在控制重要城市，此項策略如果成功，則實際上控制中國之經濟命脈。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認為中國政府軍隊必須自投降日軍接收其撤退之地區。十一月二十日魏將軍奉到命令，意謂國務院雖願協助蔣元帥率領下之國軍，將日軍撤離中國，但不願直接支助國民政府對付共產黨。此即預示國務院戰後對國民黨中國猶疑不定之政策。海軍部長福瑞斯陶在其日記中載有下列一段：「國務院鑒於蔣元帥領導下之國民黨人落後、腐化與不孚眾望，深信毛澤東所率領之共產黨係代表一重要而獲眾望之運動，美國不能公開與之鬭爭而不招致帝國主義者干涉之嫌，故欲於蔣毛間之鬭爭不作左右袒。」國務院所慮之罪責，亦即共產黨「工人日報」主要之論點。

姑無論國務院所決定，捨必須將日軍繳械撤

Prof. Anthony Dubek 原著

厲

昭節譯

離中國外，不運送國軍至滿洲，不支助國民政府對付共產黨，含意如何，中國共產黨竟能鞏固其在華北及滿洲之地位。當魏德邁將軍申請軍部調派美軍七師至中國，將華北與滿洲隔離，以防蘇俄，在時機上尚有可為。蓋當時共軍之組織既不完善，裝備亦欠充份，尚不能作有效之抵抗，但美國意見紛歧，不知如何採取行動，竟使國民黨遭受重大損害。

十一月二十六日海陸兩軍部為國務卿貝爾斯擬具一長篇節略，陳述其對華策略，謂協助蔣元帥對付日軍，既不能不同時對付中共，則惟有毅然決然採取辦法，可見海陸兩軍部首長均同意採取支助蔣元帥對付中共之政策，決採現實步驟，以保戰爭勝利之果實。惟國務院拒不接受其建議，其時副國務卿艾奇遜得勢，關於中國情勢由國務院直接與蘇俄舉行商談，繼而馬歇爾將軍奉命赴華調停，迫使蔣元帥將中共納入其政府之中，馬氏停運軍援予反共軍隊一事，嚴重損害國軍之軍力，此項軍援之停運，自一九四六年八月至翌年五月共計十閱月之久，在此期間，除一億三千萬彈藥特為中國製造而稱為「元帥來復槍」用者外，無其他軍用物資運華，同時蘇俄則

無限制以軍火供應中共。

根據中國代表團向聯合國大會第六次會議政治委員會所作之聲言，蘇俄軍隊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至九月九日一個月之間，在滿洲接受日軍戰俘五十九萬四千人，擄掠軍用機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車三百六十九輛，裝甲三十五輛，砲一千二百二十六門，機關槍四千八百三十六架，步槍三十萬枝，無線電收音機一百三十三件，摩托車二千三百輛，拖拉機一百二十五輛，騾馬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此外日方倉庫所存大砲一千四百三十六門，機關槍八千九百八十九架，手榴彈一萬一千零五十二枚，載重車三千零七十八輛，馬十萬零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輜重車二萬一千零八十四輛，特製車八十五輛，司令車二百八十七輛。蘇俄政府將上述物資連同二千名受有訓

遠東如何淪陷

+

練之俄人及日俘，一併供應中共之外，又將美國由太平洋運往俄國海參崴及俄國西伯利亞其他海口備俄軍對日作戰而未使用的租借法案下六百船物資，供應中共。其後，中共故以此類物資顯示世人，謂係得自中國國軍者，實係吾人運往俄國之物資，但此項事實，並未揭穿美國報紙所載國軍以美援軍械繳交共軍之虛偽宣傳。

迨滿洲爭奪戰再行揭幕，美國人中要求從新估計我國對華政策者，頗不乏人。杜魯門總統於是派遣一調查團由魏德邁將軍率領前往中國，魏將軍奉命應查明政治、經濟、心理及軍事情勢，並通知中國官員，謂：「倘中國政府提出有效辦法之證據，可使中國復興，則美國政府可考慮復興援助之計劃，但此項援助，必須由美國政府代表加以監督」等語。國民政府以此項調查使命，雖遭共產黨敵視之反響，但結果仍有獲得軍經援助之希望。魏德邁將軍率同一羣專家到達南京，視察各大城市，與中國人民暨美國官員接談，計留華匝月之久。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接蔣元帥邀請向國府參議及內閣聯席會議演講。魏將軍在其演詞中對國民政府之腐化無能，嚴加批評，並稱：「中央政府既不能以武力擊敗中共，惟有立即改進政經情勢，博得人民忠誠、熱烈、與現實之擁護。」此項批評，立遭國府行政院長張羣之指摘，張氏於九月二日在上海接見合眾社記者稱：「余甚了解魏將軍之善意，但以美國總統代表身份，在中國人民中作此聲言，自必引起甚多批評，魏將軍對政府以外人士較政府以內人員多加注意，……頗多人士欲晤魏將軍而不可得，頗

多事件彼不得而知。」反之，共產黨於八月二十八日於廣播中指魏將軍為「血腥屠夫偽善小人」，並稱：「渠可能促請美國政府繼續援蔣，支持國民黨政府免於崩潰，蔣氏亦將作最後決鬪，而美國帝國主義者並將急予支援」等語。國民政府於魏將軍離華以前，送予節略一件，申述其決心遏止通貨膨脹，實行必要之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憲法政府。至於共產黨問題，該節略稱：「共產黨既係一武裝政黨，必須加以制服，……中國政府剿滅共產禍亂之成敗，不僅將決定本政府之命運，且係中國自主國家生死存亡之關鍵。」

魏將軍返抵華府後，即於九月十九日將調查報告呈交杜魯門總統，該報告直至兩年以後始予發表，其觀點異常客觀，認為蘇俄向亞洲邁進，將推翻吾人遠東政策。認識現狀，甚為正確。該文件確值得廣為引述，其建議如予實施，當可遏止紅流，魏將軍分析蘇俄在遠東之地位如次：

「過去兩年所發生之事件，顯示希望蘇俄既已在遠東鞏固其勢力，而採取協和合作之態度者，不過為策略上之運用而已，以此為根據，而予以姑息，殊屬徒勞無功。蘇俄在其佔領或控制之國家內，所採措施，已完成其侵略擴張之企圖，……其範圍之廣，含意之險，遠較納粹主義為甚。因此，欲解決遠東所呈現之問題，……必須掌握一切可能機會維護自由。」

魏氏續稱：「吾人在遠東所遭遇之困難，初由於在雅爾達會議中同意俄人重入滿洲；繼則停止援助國民政府，以是予蘇俄對遠東所採之策略種種便利；再則吾人從事調停，停止軍運，均有

利於中共。同時蘇俄不願一九四五年中俄條約之規定，阻止中國政府收復滿洲之統治權，延期撤退軍隊，以便中共軍隊進入滿洲，直接或間接又將日軍繳交之大批軍械接濟之。」至於中國對美國在遠東地位一節，魏將軍稱：「蘇俄權勢之擴張，將不利於美國軍略上之權益，在戰時不友好之中國，將不予吾人所需沿亞洲海岸的重要海空軍基地，以便轟擊敵人。蘇俄控制亞洲海岸，或與蘇俄友好之政權，將任令其利用溫水港口及空軍基地，作敵對行為。而我國在日本、琉球以及菲律賓之海空基地，將遭受短程的空中轟炸，抵消其作用。再則貝加爾湖以東之西伯利亞，一旦工業暨軍事有所發展，將使滿洲區域可以自給自足。反之，統一而與美國友好及同盟之中國，將不僅供給吾人海空基地，且就其幅員之廣，人力之多而言，將為美國之重要盟友。」

吾人閱魏將軍之報告，即可知其對共產黨之威脅深為關切。魏將軍已明白指出，就軍事情勢而言，吾人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防止滿洲變為蘇俄之衛星區域。再則當時中國工業建設尚不足有效支持其軍力。因此，軍火與技術之外援，在所必需，為支持中國反共消弭內亂計，魏將軍亦有積極建議：(一)中國政府有載重汽車一萬六千輛，但因缺乏零件不能使用，吾人會同意供給零件而終未實行，美國應即履行諾言，義不容辭；(二)美國應任令中國可以購買軍械，蓋美國早在兩年以前，完成訓練三十九師國軍以後，裝備之供應，少之又少，因此，該師旅等之裝備，殊感缺乏，影響士氣甚深，吾人應由中國建立信用戶

口，購買必需之軍事裝備，使其陸空兩軍得以更生，若無此項軍援，則中國在戰時及戰後所購美國裝備，因缺乏零件，等於廢物，而無法使用。魏將軍對中國內亂之將來，亦提出警鬮之忠告，謂：「國軍已不斷以缺乏各種軍器稱，在最近將來，若不予以補充，則缺乏之將益形嚴重，美國確有義務協助中國政府取得軍火。」

魏德邁將軍之報告，如前所述。兩年以後即一九四九年，始予發表。延不發表該報告，致使報界人士、廣播員、國會議員，以及國防官員，羣起追詢。魏氏稱：「本人認為如對該報告有須加以說明或補充之處，則國防部高級官員，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委員，應可有覽閱機會，並向團員詢問。」按其實際，馬歇爾將軍曾請魏氏將其特殊部份刪去，魏氏拒絕，故不予發表。魏氏事後宣稱：「余之調查毫無裨益可言，而所作雖充滿希望之建議，竟被悄然漠視而予擱置。」中國白皮書稱：魏德邁報告所以不公佈者，因其建議將滿洲置於聯合國五強保障之下（包括蘇俄在內），當時如予公佈，殊使中國感覺其自主權受阻礙等語。國務院此種解釋，並不正確。蓋自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即以保障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為政策，魏氏報告擬有明智之建議，如予實施，則可達到挽救中國不使落入共產黨控制之目的。當時吾人似仍在幻想可與俄國盟友合作，而馬歇爾將軍以及其他官員深恐發表報告，妨礙與蘇俄之邦交，再則該報告譴責馬歇爾使命不遺餘力。魏將軍稱：「余深知延不實施本人所建議立即予中國國民政府以精神上與物質方面之援助，有利於共

產黨，國務院與本人均知中國局勢每況愈下，速度劇增，但袖手旁觀之態度終於獲勝。余嘗以憂慮遞增心情加以反省，政府何以派余赴華，馬歇爾將軍是否欲余擬具報告加強其觀念，完全支持其當時無為之政策，抑欲余為彼早年所蔑視阿諛諂媚者流歟。渠曾告余，渠對於明白表示其純正信念之人士，極為敬佩也。——今日（一九四九年）余感覺公佈余之報告，並不致使我政府對中國人或韓國人有為難之處，如余感覺錯誤，則一九四九年白皮書之公佈，在外交上又為一嚴重之錯誤矣。」魏德邁將軍曾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中作證時，答覆詢問。謂國務卿馬歇爾曾警告其保證將報告守密，馬歇爾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中被質詢何以參預禁止公佈魏德邁報告，馬氏簡節答稱，本人並非參加，而係個人予以禁止公佈之。

所有研究歷史學者，對馬歇爾將軍在中國事件中所作令人生疑之行為，已屬公開之事實。在我國歷史中，處此緊要關頭，渠並未顯示其有卓越軍事領袖之才能，足以配合其所處之地位，殊為不幸。倘彼對國際共產主義之策略，縱或鮮有研究，而能多有經驗，或可防阻中國陷入蘇俄圈套之中。魏德邁將軍之建議，雖操之過急，如予實施，當可阻遏共產黨在中國之進展。但杜魯門總統及馬歇爾國務卿均採靜觀政策，竟將魏氏報告予以擱置。而美國政府不採取任何行動，此項決定，不啻助長共產黨征服中國耳。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杜魯門總統曾發佈行政命令一通，不讓中國獲得可以用於內戰之任何美國剩餘軍

器。因此，國軍不得不全賴其日形減少之軍備。此與中共在滿洲所獲大量日本武器互相比較，國軍以缺乏武器，自非共軍之匹敵。

當共軍在遠東開始獲勝之際，華府空氣顯然轉變，要求多多支助國民黨。共和黨人指摘民主黨政府竟任命中國潰敗於共產黨，而終於落入蘇俄之懷抱。反對共產主義之鬮爭，僅在歐洲獲勝，事實上並不可能。海軍部長福瑞斯陶憤慨填膺，主張多予中國援助，而勞工部長西倫堡 Lewis B. Schwellenbach 會同其他部長數人表示異議，謂：「吾人不應繼續干預中國內政，如中國欲從事內爭，寧可聽之，吾人不應以任何形式之政府加諸任何國家。」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關於國軍缺乏軍械，處境危殆，再三提出警告。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報稱：「據接近鄉村政府駐軍人士稱，戰場兵士缺乏輕武器。」九月二十日報稱：「中央政府之政、經、軍事情勢，一如前此所預測，每況愈下，目前因企盼於魏德邁調查團來華後之大量軍、經援助未見來臨，共軍行動又形活躍，在在使局勢日益緊張，發生恐慌現象。」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電稱：「中國情勢甚為悲觀，如有充份美援，應用得當，立可挽回局勢，轉利於我，否則政府中游離份子，難免携貳，由蘇俄撮合轉與共產黨聯合。」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稱：「中國人並不願作共產黨，但大勢所趨，共產主義正邁步前進之時，蔣元帥為唯一之精神領袖可以有所作為。」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蒲立德於「生活雜誌」中登載一文，「報告中國情勢」，曾廣

爲傳播。蒲氏建議派遣美國軍事顧問赴華，擔任訓練與作戰任務，並立將美國武器運往滿洲，由美國軍人直接管理，支助國軍，此項軍援，三年期間，每年所費不過二億元，乃國務院不爲所動，採行靜觀政策。

國會中自一九四八年共和黨人鼓噪援華，認爲援華與援歐，對抵抗共產，同等重要。第八十屆國會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馬歇爾援歐計劃中，附加援華款項四億六千三百萬元。其中一億二千五百萬元可用於軍事裝備之用。乃援歐款項，迅即實施，而援華款項，直至十一月方始撥用。據眾議員周以德稱：若非選舉在即，恐杜魯門總統仍未必將援華計劃付諸實施。援華款項通過後四閱月，即七月廿八日，國防部始發出命令自其軍火庫中提運武器赴華，而第一船軍火直至十一月九日始向中國起運，迨運抵上海時，共軍已佔領滿洲、華北，直迫南京矣。倘援華軍火能提早趕運到達中國，則可鼓舞士氣，當能阻遏紅流之氾濫也。

在東四省陷落於共產黨後，蔣元帥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函請杜魯門總統立予軍援，並派一高級軍官協助策劃軍略。杜總統於同月十二日函復，允予國會已通過之軍援。蔣夫人於十二月一日抵達華府，面請馬歇爾國務卿設法制止共產黨征服中國，赤化遠東。十二月十五日國民政府直接請求美國國會予以支援。對此迫切請求，不加注意，其結果自慙不幸。按其實際，吾人於戰後所予中國之援助，數量之少，殊不足以拯救其脫離赤禍之控制。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蒲立德

在國會外交委員會中稱：「自一九四六年八月馬歇爾將軍以片面行動不守美國政府之諾言，停止八又三分之一空軍組計劃所需之飛機，美國政府並未運交一架戰鬥機或轟炸機與中國政府。……同年八月馬歇爾將軍以壓迫蔣元帥納中共於國民政府爲手段，竟停止實施該項計劃，而不履行美國之諾言。」關於此事，陳納將軍稱：「自一九四五年九月簽署協約以來，歷時已兩年有半，美國於所允飛機總數百分之三十五尚未交，……所承交之軍火、炸彈及其他炸藥，僅協約所規定十分之一而已。」

究竟華盛頓政府何以對援華望而卻步，羅斯福會經下令調查美國存貯之多餘軍器，藉以補充英國在頓寇克之損失，八月之內，即裝船運英。反之，一九四八年國會通過軍援華法案，總統於四月三日簽署成爲法律，八閱月以前，未啟運一枝來福槍。關於援華一事，可查問者甚多，例如日本投降以後，由印度運往中國租借物資何以停止不運，何以大量軍火及裝備指定運往中國者，中途被毀，或沉沒於印度洋中，誰負其責，何以商務部職員李馬克 Michael Lee 竟將運與中國之汽油許可證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留難不發，至九月二十日始行簽發，彼是否遵守行政部門當時之通令，何以我國政策於日本投降後由支助我國盟友國民政府一變而爲迫使其與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再則美國官員何以於知悉俄人支援中共之同時，停運所有物資與國民黨之中國？上述問題，殊爲迷亂，使我對華政策增添紛擾。李海上將有言：「吾人戰後對中國政府之態度，完

全不可了解。……」但共產黨並不感迷惘，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工人日報」之星期日刊中，載有世界共產之藍圖，美國共產黨領袖伏斯特 William Z. Foster 奉克里姆林宮命令，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全國共產黨委員會宣讀令文，謂：「在國際間主要任務，如同志鄧尼斯 Dennis 所報告，爲制止美國對中國之干涉。」換言之，即制止對中國之援助也。何以蘇俄認爲美國共產黨在日本投降後最重要之任務爲阻遏美國援華，蓋俄人深知，一如家所週知，中國政府非得外援，難以圖存也，亦化中國，爲其主要目的之一。

蔣元帥在對日本抗戰期間，並不腐化，一旦反共，即被目爲無能而係法西斯派之獨裁者。此種態度之變遷，實爲共產黨路線重要變更之一。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麥克加恩參議員會欲改善中國局勢，提案指撥十五億美元之借款，作爲對中華民國軍經之援助，國務卿艾奇遜函參議員稱：「自日本投降後，援華款項已達二十億元以上，但國民政府在軍事上並不能在華南維持一據點，抵抗共產黨之前進，共軍既已擄獲美國於日本投降後供給中國政府之軍事物資，則加添供應軍事物資，恐無由改變目前中國發展中之局勢。」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麥參議員在報紙登載一文，駁斥艾奇遜函件爲「既詭譎，又妄誕。」並稱國務院遠東司「確在姑息蘇俄」。麥參議員將援華款項詳加分析，所得結論，爲中國於戰後實得軍援之數字爲一億一千萬元，並非如艾氏函件所稱二十億元之巨。查二十億元數字，

顯不準確，即白皮書所載援華款項中三億三千五百八十一萬七千九百一十元，實為收繳及輸送日軍返日之用者，此種具有疑問之款項，已三倍於實際上軍援中國政府之數字，中國政府堅持所收武器及軍火價值一億一千萬元，並有文件證明無誤。白皮書所載龐大數字十五億九千六百萬元一項，包括經濟援款ECA暨四億七千四百萬元聯合國救濟UNRRA款項在內，聯合國救濟款項，不僅不能列為軍援，且國共雙方公平分享，再則國軍所接受之軍援物資內，有腐爛不能用者，有缺乏零件者，此種等於廢物之物資，佔甚大之部份。

所不幸者，國務院對亞洲事務遠不若對歐洲之實事求是。按政府公報所載，戰後日、德、義三國所得美援，各較歷來為友邦戰時為盟友之中國尚多。例如日本得十七億二千萬元，德國得三十億八千九百萬元，義大利得二十億零四千六百萬元。此三國，在戰時均係敵國也。再則國務院當遠東情勢危殆之際，採行「靜觀」或「俟塵埃澄清」政策，任令中國大陸落於共產黨掌握之中。當時中國人民對我態度灰心氣餒，終於向共產黨不加抵抗。吾人支助中華民國之政策，應堅定持續，蔣總統既一貫反共，在太平洋戰爭中會羈絆日軍一百萬以上，使我減少生命與時間之損失。乃杜魯門政府不予以精神上暨物質上充份之援助，實為其失敗之主因，則已證明無疑。魏德邁將軍在向國會作證時謂：「精神上之援助對中國平定內亂之重要，美國政府以內及以外人士，屢向蔣元帥暨在二十五年中支持其反共鬭爭之

人，屢加抨擊，可證明不予以精神上之援助，誣之為不擇手段的獨裁者。實際上蔣元帥擬將中國自混亂中救出，使能遵循民主途徑得到安定。」早在美國家多人士警覺共產主義威脅以前，蔣元帥已以不妥協態度進行反共鬭爭。一九四八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援華案時，稱：「本委員會意見，國民政府在蔣元帥愛國無我之領導下，歷經二十年艱辛困難，肩負吾人共同之奮鬥，抵抗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並反對共產黨之侵略，值得吾人於本法案所提資源可能範圍以內之支助。」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國務卿艾奇遜及無任所大使傑士浦在白宮會議中向總統建議，將正在檀香山及舊金山裝運赴華援助國民政府之物資，扣留不運，藉以促進世界和平。此即立予斷絕對國民政府所需之軍火，而所有載貨船隻，約計五艘，無論已在途中或正在裝貨，均一律停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范登堡參議員曾參加會議，事後在其日記中記載如下：「……如在當時蔣所領導之國民黨人，正與共產黨洽議和平，吾人將一切軍火之船運予以停止，達成協議和平之希望自不能實現，吾人不啻通知共產黨可認為戰爭終止，而自稱勝利，亦不啻撤消對國民政府之承認，斷送中國之命運。姑無論上述控詞是否正確，吾美對華之政策，對中國之厄運，應負大部責任。在此緊要關頭，而採此步驟，吾人絕不能推卸將中國推入深淵之罪責也。……」

實際上北平陷落後，杜魯門總統漸將給予國民黨之援助斷絕，不立予斷絕美援者，藉以避免

震驚耳。參議員范登堡不時為國民政府發言，但其對政府內外之姑息勢力的妥協態度，不無影響中國之危機。據韋斯特非爾德Breford Westergeld稱：「時至一九四八年，范登堡與杜勒斯均為國務院之觀念所說服，認為美國支持蔣元帥，干涉中國事件，已無甚希望，遠不若其他共和黨領袖支持希臘與土耳其計劃及馬歇爾援款計劃之得當。」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當艾奇遜在家議院外交委員會為援助希臘與土耳其法案作證時，參議員周以德提出頗為恰當之問題，周問：「國務卿閣下，頗多美國人認為我國外交政策顯有矛盾，如勸告中國政府與共產黨合組聯合政府為明智，何以又援助希臘政府抵抗同樣武裝少數黨之共產黨？」艾奇遜答稱：「希臘政府及其經濟已告崩潰，中國政府尚未處此境遇，並未受共產黨擊潰之威脅，其反共鬭爭，一如二十年來仍在進行之中。」其實中、希兩國之內亂，相同之處甚多。所不同者，兩國所受美國精神與物質之援助各有不同耳，希臘所受遠較中國為多。據中國駐聯合國大會代表蔣廷黻博士稱：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期間，美國給予中國之援助為一億二千五百萬元，尚不及希臘在同時期所受美援之半數。

希臘發生反共戰爭，吾國官員採取與對中國完全不同之態度。杜魯門總統主張援希，稱為「杜魯門主義」。希臘遠較中國為小，美國政府派遣一軍事代表團，由符立德將軍率領前往希臘，訓練希臘軍隊抵抗共軍。吾人視希臘為盟友，協助其戰勝共軍，非如在中國畏首畏尾，禁止陸海

空軍官佐不得進入戰區，終於退出中國。結果，在希臘之政策成功，在中國之政策失敗。

美國政府堅決支持中華民國之說完全不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居留中國五十年，亦係留駐中國大陸最後一任之大使，渠稱：「第二次大戰結束至韓戰揭幕期間，美國政府所採行對華不正常與矛盾之政策，非特未加強實際上係削弱中國中央政府。而在當時，該政府迫迫需要同情之了解與援助。」又稱：「吾美人民只見中共之優點，而不計其集權制度所固有的固執、偏見、欺詐、草菅人命以及其他罪惡，吾人聽信共產黨所指所謂進步、民主、自由或布爾喬亞、反動、帝國主義者，於是隨聲附和，因此吾人殊難逃避對此大災難一部份之責任，且不僅對中國、對美國，抑且對自由世界負失落中國大陸之責任。」

檢討國民政府失敗之原因者，莫不以爲情勢複雜，非一言可以斷定。蓋此事既係最近發生之災難，研究歷史者，均未能蒐集一切有關之史料。艾奇遜國務卿將一切責任推諉於蔣元帥之政府，而美國政策毫無錯誤可言。艾氏稱：「美國政府在其能力範圍內所能做者，均已做到，但未能對其結果有所改變。其未做者，並不足以導致其失敗。總之，此係中國內部勢力傾軋之結果，非美國所能左右。」讀艾氏聲言者，幾感覺吾人確已盡其所能拯救國民黨。但周以德家議員不以爲然，周氏之解釋如次：「艾氏聲言如此，然美國所作所爲，肇致中國大陸淪陷，計其大者約有

四端：(一)雅爾達會議決定讓蘇俄有效控制滿洲，因此破壞中國在蔣元帥領導下對日抗戰八年之久所欲收回、亦係吾人在開羅會議承諾讓中國收回之失地；(二)四次停火(馬歇爾調停)，當一九四六年中國政府把握優勢時，吾人迫其接受停火，因此中國人對吾人失去信賴，而削弱中國武裝人員之士氣，萬規不復；(三)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禁運三〇口徑步槍；(四)蔣元帥三百師軍隊中，使其退役者約一百八十師，致使官佐士兵流離失所，生計無着，終於加入共軍陣營，而留編之一百二十師之士氣，自此一蹶不振，此即馬歇爾堅持縮編軍隊之結果，蓋中國軍人在蔣元帥指揮下，忠勇抗戰，八年於茲，得此待遇，能不寒心，故由軍官率領整隊趨向共產黨，由其收編，馬氏以爲可協助蔣氏獲致精兵，乃當時該項辦法實係毀滅中國政府之軍隊，果不出在場人士了解其事者對馬將軍所提之警告。」

西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柯爾格羅夫作證時，答復詢問，謂：「艾奇遜之函件，非常偽誕，所稱『真未做者並不足以導致其失敗，而阻止共產黨獲勝』等語，顯係謊言。」至於白皮書中解釋中國陷落一節，柯教授稱：「任何國家從未有發表如此虛構之公文。」史屈泰馬葉將軍 General Stratemeyer 在參議院作證時稱：「中國大陸之淪陷，其主要原因有二：(一)馬歇爾調停使命欲國共聯合；(二)美國政府不對蔣元帥履行供應軍火及零件以及固守華北撻伐共軍之諾言。」

援華一事，爲美國戰後複雜而引起爭論的問題之一。總括言之，吾人政策向爲維護中國之領土完整與獨立，認爲中國爲遠東和平與安全之柱石。然美國政府以內及以外有以爲蔣元帥及其國民黨政府無甚作用者，於是美國政策根據一種錯誤信念，以爲共產黨將在中國提高民主政治。遲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國務卿馬歇爾仍在記者招待會中稱：「美國仍贊成將中國政府範圍擴大，包括共產黨在內。」十一月以後，當共軍席捲中國大陸時，共和黨眾議員五十一人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函詢杜魯門總統：「何爲吾人對華之政策？」同年二月二十四日國務卿艾奇遜在秘密會議中答稱：「在決定政策以前，吾人正在靜觀，以待塵埃澄清。」但塵埃在中國澄清時，不幸爲紅埃而鐵幕深垂矣。

中國人民及其領袖反共之意志堅定，吾人所以以精神與物質之援助，即決定其反共鬥爭之有無效果。吾人實際上所予之援助，能真正發生效果者，「既太少，又太遲。」結果，蔣元帥在共軍繼續壓迫之下，不得不再四退讓。關於援華一事，麥克阿瑟將軍之證言非常恰當。謂自一九四五年中國發生之局勢，吾人應援助其保守政府，遏止共產主義紅潮之氾濫。問以應否促使國共合作，答謂：「兩黨不能合作，如水與油，互不相容。」麥氏證言，要言不繁，此即中國事件所以成爲本世紀最大之錯誤。然則德黑蘭與雅爾達兩會議所籌之錯誤，影響所及，爲患之甚，損害之大，僅時間可以昭示吾人矣。

吾人總論援華，應將因素數種牢記於心。蓋

自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總統簽署援華法案以後，七閱月後始予執行。在此期間，共產黨正開始其向華北之進攻，實為緊要關頭。當時一般為辦理援華事務辯白之人，每道及援華款項價值美元若干，但對於若干數量已經承交，交與何人，何時承交，何處承交，及承交之情形如何？則隻字不提，亦不道及空洞而不可捉摸之因素，如精神之援助與有效之訓練等事。彼等動輒列舉援華款項龐大之數字，謂吾人已盡力之所能為，而終於浪費一切，中國政府既不接受忠告，中國士兵亦無作戰意志。總之，中國政府如此腐敗，吾人何能加以拯救，使大眾深信其說，其實全屬子虛。

溯自日本投降後，艾森豪於一九五三年就任總統以前，美國政府除公開及在私人場合中譴責中國政府外，毫末予以精神上之鼓勵，此可證明所謂吾人已盡力援助中國一節，不攻自破。再則美國軍事顧問雖留駐中國，但美國政府從未授以如符立德將軍在希臘所有可以前赴各級希軍指導與訓練之權，在此情形下，美國駐華軍事顧問，既不能有所作為，等於虛設。援華物資，無論價值美元若干，承交太遲，並非真正之援助。租借法案下物資之沉於班高海灣 Bay of Bengal 者，在援華帳目中縱值數萬萬元，對中國並非援助。中國軍隊三十三個師雖配有美國三〇口徑步槍，但經馬歇爾將軍於一九四六年夏間至翌年五月停運所需彈藥，該批步槍無論其價值若干，不能作為援華物資。其實中國最佳之軍隊，無異經美國有效的予以繳械，何能使人信其為真正援華？再則該項彈藥，終於開放運華，在國會所通過援華款項下照八十五美金一千發計值，實值美金四十六元一千發。同樣彈藥，則以剩餘物資計值美金四元六角一千發，向希臘政府計算撥款，似此情形，國務院計算方法，有欠公道。

簡言之，中國所需者恰當之援助，較更多之援助為有用。但我國政府竟處心積慮，惡意安排，不予以恰當之援助。倘吾人以同樣方法對付希臘、義大利、法蘭西甚至英國，其不失敗者幾希。此在美國與他國外交史中，實為最慘痛之章節。其結果，美國戰後對華政策，卒致致中國大陸與東四省之赤化，亦即我政府中與報界親共份子為蘇俄利益所計劃之結局。然則美國高級官員，不惜以任何代價收買蘇俄合作者，又焉能辭其無可推卸之責歟。

逢 甲 學 報

第一 期 出 版

逢 甲 工 商 學 院

發刊辭.....張希哲

臺北地區防洪治水計劃新方案之商榷.....宋希尚

向量平差與最小自乘法平差之比較分析.....黃友訓

靈異考.....侯紹文

熱電冷凍理論及其設計之分析.....楊學周

硫酸法棉布硬化加工之研究.....林宗華

經濟學之形成與發展.....關吉玉

企業內部組織系統的革新趨勢.....劉佐人

公司清算會計之研究.....呂之渭

近十年來我國對外貿易.....楊志希

論土地稅.....黃錫和

論五十八年度國家總預算.....陳秀夔

貨櫃運輸與臺灣工商經濟.....謝海泉

合一分批成本會計圖釋之研究.....金自古

儲蓄信用合作社的組織和經營.....韓學訓

由文化與經濟研究中國社會.....徐文珊

論行政與立法之爭議及其解決方法.....張 笙

參加國際大學校長會議紀要.....張希哲

英國詩人司考時之研究(英文).....廖英鳴

氫電漿流速及其剖面形態之實驗研究.....鄭 擎 一

創造的思考力在工業研究上之重要性.....

拉氏變換及其應用(英文).....馮士碩

逢甲工商學院的現況及今後發展方向.....張希哲

經銷處：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六五號